

玉華子游藝集讀書山中中稿卷之四十二

益河馬一龍著

門生金商質

江以東編輯

且煉

許一中校閱

門下姪震章梓行

山中八首

山中種竹已成林曲徑周圍十里陰茅屋半

藏雲以外石梁宛在水之心雖非蓬島有仙
住總是桃源無路尋自苦平日知己少清風
明月結交深

山中結廬淨且幽野人常與鹿豕遊世間有
物總吾類身外無家何所求忽忽流光又一
日擾擾浮生空白頭林卧悠然觀化理不知
胡蝶是南州

山中有酒傍東鄰花木無多總是春誰道玉
堂三學士不如方外一閒人馮虛半訝雲為
屋觀化儘疑仙即身富貴死生皆分定樂天
知命自安貧
山中閒門讀古書古人今人竟何如羲皇之
上者大道仲尼以下無真儒一身安用作私
山萬物總然歸太虛請看舊時王謝第朱門
華屋盡丘墟

山中不與外人通我自畊田為老農種藥最
宜新雨後看花長過小橋東欲招梓里陶元
亮相訪鹿門龐德公雖是古今時世異高風

千載与吾同

山中白雪与黄芽老去先陰獨有嗒但得此
時聞大道更從何地覓生涯世間浪說神仙
事鼎內空烹日月華病後身輕能跨鶴白雲
隨處是吾家
山中常不服衣冠豈是書生肯相寒名教所
居肯樂地太平無事有閒官花前舉酒邀明
月臺上吹簫引紫鸞此意与人知未得但將
白髮共君看

山中不用結吾廬自与山中木石俱天啟斯
文為孔益世逢大道是唐虞留連光景無多
日去住乾坤此一軀借問當朝賢宰相用人
行政近何如

代父請獄疏

為自請質獄以申辯父寃事臣父某蒙
聖恩授雲南尋甸府知府因地方夷獠作孽
兵備副使周奎將父誣陷激變逃避等情伏
辜

皇上聖明洞見萬里着令比中巡按御史體
勘虛實如果情重解京調理臣謂父寃得見
天日矣本月十四日得父雲南寄來與臣手
書并義男永輝抱奏辯明本稿知父為極刑
苦楚深文執認啞啞之息頓天雖聞臣思鞠
父於仇父者之庭擬罪於嫁罪者之手心跡
不克自白是非將無為同臣父斷寃冒不忠
之名以特死臣心切痛戴不孝之罪而偷生
於

皇上躬行仁孝之化潔矩平天下之心不能
有俾而及有所負柰何不容於克舜之世也
伏望憐臣罔極之思哀哀於闕下憫父無辜
之殺乾乾於天涯收臣下獄

敕都察院將臣父提解來京命三司廷臣重
復審務見所由明正其罪有無虛實

朝廷固有以法是非曲直天下亦有與評臣
未敢仰瀆
九重之聽但恐荒遠孤臣不能如山西大獄

上則虧天地造命者之德下則寒邊方守土
者之心外起夷人輕視漢官之志內成奸吏
傾陷善人之謀父成沒齒寃臣抱終天恨此
所以不避斧鉞願為父死以求伸也如父罪
果實全言不誣臣請併戮以謝天下倘得洗
雪一二臣父子共保首領於牖下尚圖消埃
之誠以報
天日之私耳昧死
奏聞不勝激切殞越之至

太上宰相書

龍父自發策以來安於其直故謫而不怨久
於卑官而無覲心南補萬里未嘗以為遠誠
欲得當以報天日也不孝龍守幹家之命又
不及甘旨於朝夕孤遠寥落清貧困苦之極
惟有相公溫煦周全之耳今也卒遇大變相
陷非辜是敢犯冰霜之威輕斧鉞之誅嘔血
奔懇於仁人君子之側父受不臣之誣則龍
重者不孝之罪既不能為彭章之鳴劍吉生

之請身尚得不借伯周之口為三又之來耶
區區以某一父不足為相公惜所足惜者國
家之典刑天下之公議耳通遷尋甸府相知
風土惡薄夷獠驚悍得安銓之尤者而徐副
之以恩破敵為圍以水洗血寧蒙帽錫之譏
未敢一為子公之好然銓之滋蔓而雞圖也
久矣父不幸適當其期彼之勢足濟艱時堪
乘便則雖韓愈後且魯公再出終不能寢廷
湊希烈之謀而使之歸順耳議者遂詆晁錯
之削嫁禍於父使果削也且有反亟禍小之
利而况銓之緩安其業者父撫之未嘗一削
及以受賂之毀則又投戈之謀父之素履相
公所知縱使至蠢至污之人以官行賈亦知
夷情狡詐而不為此而謂龍父為之乎此載
金之寬者不待朱勃之訴而後明也及銓逆
將戮父先告急於當道豈知進明之次徒藺
霽雲之一指而已父悉力拒禦淪以禍福得
延畧刻提兵者既入城尚得全非父之獨任

也彼惟裹糧坐甲刈兵自衛有兵者既不能
背城一戰則空拳可與爭一劍哉父之力屈
被縛雖未即死者固欲得銓之首以未減罪
過耳使其欲避何不在城未破之先臨時又
為銓執之耶既謂之執則不謂之逃二司計
欲有免乃深文德狀陷人於死父頗有氣節
一旦下吏扶持率徒唾辱不知廣漠之獄尚
得為仁人君子之哀矜否父遠繫萬里不肖
龍內崩昏憤不知所言惟知有相公一延死
命耳且法與天下公共今以私枉而殺一人
廷尉莫之預相公無由聞則凡思所以激偉
苟免之從靡不為之而非罪受戮者虛死無
名矣唐虞至治之時詎直有此况人命至重
國本攸係而凡平天下不可使一夫之不獲
惟冀相公為天下國家惜之使父不當仲華
之一咲得完首領於牖下不孝龍尚得北面
而晨昏則父雖不得為忠臣尚可明其不忠
之誣龍雖不得為孝子亦不至於不孝之罪

草草而死也昧死上言不勝頓越之至

無愧

龍父年二十舉於鄉魁弘治己酉榜既七上
春官皆下第鄉人皆謂之謂非其才不第也
乃止德辛未復舉進士魁天下父曰豈其才
也者命焉者無愧於才矣授兵科為黃門官
既四載以考察調外任國人皆謂之謂非其
才不職也乃嘉靖遷至太守祿亞中大去父
曰豈其才也有命焉者復無愧於才矣居滇

之尋旬撫民以致庶養而富之義而授之教
民皆樂其有父母也既逾年有夷作孽昌其
寇於所治者司擗於罪置之獄卒徒所加也
天下又皆謂之謂非其才不終也父曰才不
才奚有於是人之生也莫不有貧賤富貴窮
通壽夭人者有貧賤富貴窮通壽夭人者吾
何梗而弗受焉雖思求無愧而乞矣吾之行
不合於道吾有媿於天也則雖達而富貴富
貴而永其世吾猶貧賤生不若速死耳吾之

行合於道何患於今日哉吾無媿於天而已
矣君子曰言之身也不罹於咎公將有以厭
天下之誦
上執政書

其惟致治之道繫於君君德之盛本於孝古
之聖帝明王以孝治天下而天下化之無他
焉貴賤雖殊上下之情無間也者孔子曰孝
弟之至通於神明達於天下此之謂也我
聖天子入繼大統未幾遂與一二執事講明

孝昭大禮於天下天下之有知者舉所忻
然而相告謂孝弟為行仁之本

王者自親親推之民將被其澤矣又未幾下
恤刑之詔命減刑之臣欽明大獄一事布示
遐邇則凡天下之顛連無告聾瞽無知者亦
莫不相率而相慶曰
君且舜孝克仁磅礴海宇後古之治得見今
日矣其誠誠窮居亦有所願獻者願未得尺
寸之階以進則惟自飭自脩以圖不棄於

聖世今也不幸某父受不忠之誣則某重者
不孝之罪雖欲偷生為太平之民且不可得
焉望事於夫之叔胤或能為之入為良令
聖朝以竭犬馬之力乎然舟中之僧有婦先
墮而老翁之子無狀可明某父實非不忠草
草就死孰知刑獄之誤神鬼馮怒陰陽并和
是不待不觸冒為死之一言而併戮也某父
糞策以事

先帝為耳目之司出補外者十四年涉歷嶺
海不避險難清貧困苦之極天下所共聞而
憐之者

恩命滂加以為尋甸守父惟哀年益勵初志
拜

命促程奔某母子於萬里之外孤守夷獠之
間不以為遠且洵何哉欽慕

聖德其一據竭以報

天日之私上不負所知下不負所學也每遺
某書勉力幹家某不及甘旨於朝夕不得為

之子而猶有所法以父得盡忠於

君某尚可以得盡孝於父今年二月某奉禮部行取在途初得邸報知尋甸鉉羅之叛而駭其孽及見兵備副使周奎既淪某父逃避等情某竊疑父素以忠孝教某今不應失職若此併力北趨訪覓消息家人自雲南未得父本稿并手書執而慟絕某再細審來人之詳乃知是變周奎造之父以無辜橫罹凶禍上受三友之譏旁無一言之佐某切寃之昔

去德和之誣劉平也張存上言平與賊接戰自早至暮殺傷相當因德和引却以致潰敗身既陷沒後為讒狡所困某父今日之事何以異此某思奎為兵備移鎮曲靖軍民膺其撫綏府衛聽其節制臨民而在府則為上司臨軍而在衛則為主將既失處夷之道又失應變之機雖假百口於奎者不得追其罪者夫夷獠之性親無父子視殺不鷙其兵如戲所以向化者以

朝廷厚恩羈縻之身奎肆暴虐無所優恤責
鈴捕賊任之以摧嚴其令而不獲則以官府
擾其寨而迫之迫之又不得遂至拒命乘時
竊發不得鈴也乃以失撫嫁禍其父譬之山
狉雷雖欲其依於我也百出哺飼之方甫得
其馴旁有一人曳杖而擲之則鷲悚而潰飛
不復知有哺飼之恩者矣若鈴之變奎止擲
杖之人也今不問此而獨問其父習離之人
何辜當其逆命之初父先告急於奎奎為援
兵不可以次曲請尋自相距五舍父以十一
日告十三日再告奎以十七日至渭之援耶
時其來也鈴猶小盜耳果欲緩師全城則當
安撫之如張持可欲沒倫斬叛則當密制之
如荀彧可何乃縱兵黷武不辨玉石取其入
而殺之毀其舍而焚之殺所未討則討者益
衆焚所不居則居者自如於彼無損於我何
益密謀未定兵端先露絕其來歸示以必死
鈴之秉憤奮勇一呼而成滔彼遂束手無策

止惟屯兵自衛是以勢分力弱且昇接戰而
見殺其父拒禦而被執城卒不保民慘於焚
奎之罪惡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夫不能分兵
布守要害以禦其來而先機縱故以激其怒
是在奎乎在其父乎不能悉出軍士守城一
戰以擒賊而惟圍門蔽甲坐視潰散而不救
是在奎乎在其父乎不能縱兵遠追殲其後
以奪之而遂再城引却以招其寇是在奎乎
在其父乎其父無兵奎為主將大將戰敗則
當以死報國奎之自全所犯不道遂多誣引
冀以自明淪其初心豈惟是哉遇之不討縱
之不追誠欲聳動

朝廷然後立功所謂觀釁求福為不朽資高
駢之為也田賊為富貴作地劉巨容之志也
一至失手父且讓焉彼恐撫按之初沒為授
戈之誣羅織其父亦不得已焉爾但謂其父
逃避將以掩其奔城之跡則其焉敢各死而
不鳴賊之未至奎自重兵在城其父等皆受

約束使其欲逃何不在城未破之先臨時又
為鈴執之耶既謂之執則不得謂之逃此其
誣之以避一時之口而終不能以欺

君相再若其自謂則曰親冒矢石身被箭傷
如奎之言的則克賊而全城功也致力而効
死職也何軍士潰裨將死孤城破守臣縛而
奎止傷箭不殺不執耶且我与賊勢不兩立
既當其鋒不勝必見殺不殺必見執奎之獨
全非其見危不救擁兵為鐵籠之計必其失

機先走解衣為刺舡之圖彼之深謀假飾靡
不用至蓋惟不加人之罪無以克己之有罪
不言人之無功何以盜己之功故獨誣其父
而繫械之獄使不得為孝章之辯則湯劉之
敗段凝卒獲無過而忠平之誣劉健死於非
辜罔言若奎人怨天怒廷尉莫之聞

君相莫之知奎獨不為全人乎父之寃也既
不得以易畫地而自陳又無寒即之臣以一
白於上則惟仰屋竊嘆呼天數聲而已其聞

法與天下公共奎獨以私拒而殺一人行矣
則凡思所以激偉苟免者莫不為奎天下皆
奎則讒狡之在位者衆矣顛倒是非變亂黑
白唯使臯夔伊周為相龔黃卓魯為牧亦不
能謝其講張之口志士易趨豪傑解體非生
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此公私之極治亂之幾
在

君相所當究心者某父之死實足為
朝廷惜某所惜者螻蟻之微氣通於天人命
至重國本攸係非罪受戮虛死無名何唐虞
至治之初率然而有此父年六十已衰不能
後對刀筆之吏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幽囚萬
里煅煉於奎手彼欲脅父以廣漢之死某父
頗有氣節若不委曲於奎則必欲滅父之口
設如小帝下獄而即報飛死為之奈何父成
沒齒之冤某抱終天之恨一不能效犬馬之
誠於所事一不能盡烏鳥之私於所生父老
而囚於獄母哀而病於家某御覽而待死於

一命四散飄零天下無有孤苦慘悲
之事而過於此者執事哀其之思
父不辜之殺收其下大理速取父等
未京覆審父罪果實不但一身受戮
顏併戮其集示天下以為為臣之不
忠者戒倘得後見天日刑獄罔誤而
畧刻之命得以少延則其父雖老尚
可死狗

國事其雖不肖亦可以備長安一
支之役而終養老父願忠願孝之心
執事以一人之獲所而教天下則人
皆懷忠孝以効於今日是有二帝三
王之君則下必有秉德不二之臣
世之馴至於唐虞三代可不勞而得
其於父誣生死以之得之則並生不
得則並死不誠多畏所以不避斧鉞
之誅敢犯雷霆之威而諄諄然辯懇
於仁明之下者固欲有裨於至治之
萬一耳惟執事憐而察之昧死上言
不勝戰慄之至

坊上赴懇過金山

忠義平生一旦虛含冤萬里老臣孤瞻雲欲
下思親淚仗劍便為遊子圖生死等閒知有
素乾坤俯仰媿無吾馮准好寄滇南語
聖主神明已悟誣
呈友人
昔年春去病初來直到今春病未回瘦骨鶴
形猶作客故人青眼獨憐才羞簪短髮宮花
落強破愁聲怯酒闌翹首白雲空塞國不勝
惆悵自燕臺

待湖月秘書

中庭風雨破榴花內直仙郎未到家香滿錦
袍初下閣墨濡雲袖欲傳麻我無書劍身為
客君有文章錦作葩志意不殊形迹異幾時
同事到清華

又送龍翁前韻

秘閣藏書瀆未全思量得事轉悽然化治時
兩線三月坐瀟春風又二年道啟斯文今有
在史稱相業古誰賢明朝一自江頭別歸去

華湯小洞天

太霞墓碑

太霞者中山武寧王之孫父涼以文學濟美
世曾號居雲子蓋儷然物外以自志者也娶
文林大夫女鄒氏而生太霞於正德己卯五
月二十有六日諱象讓字宜讓歸馬子一龍
稱為太霞君父母止君一媳甚鍾愛太霞幼
即穎異方習行能坐起召之出入作止之故
便了然理會稍長具父口誦女孝經授之日

可數百言既而通曉文義益善書畫極精女
流職業擇雜具配馬子嘗以道藝神交於其
父有年矣賢孝婦孫氏死繼室袁又死視室
中銀大無可以任嘉靖甲申乃得太霞君於
少冢宰頤公東橋且知為居雲子女遂欣然
適媒氏東橋公亦力贊之迺諧年十九歸馬
子馬子踈狂不羈與人落落難合雖處閨中
間嚴峻莫敢聲息自陳議府君見有事母氏
勉為古人子愛異母弟及母肯欲各得其情

更以無子而多媵憂喜進退太霞君悉以安
順宜於其家自姑以下稱如賢孝婦者無間
言間与休语淪瀟事可否率多中理自是各
相懽恪禮尚於冢室而情過衆媵矣甲辰馬
子下第歸太霞君卧病已三月相見執手含
淚且喜曰支子面訣妾永終天不負此望矣
婦也夏四月至秋七月創重父母以為大都
醫藥便因緘焉無何報可舉家以為更生焉
子亦幸重得良内助仲冬月之出唐也病革
於大功坊居雲之第其未革前之三日急以
書來速馳至寢榻氣洶洶不能言呼之張目
轉眄頃目瞑而絕痛哉女婦中來者太霞君
不但今時為難才与德雖丈夫學問能以君
子名實無所媿於斯二者四方交游尚鮮鮮
况閨幃間得之可易耶非有所本如中山世
德如居雲子志高而所脩馬子刑于不能及
此惜青年早弃儀形委諸土萊空有遺想在
人間耳死之後二年丙午臘月一日甲申葬

法苑珠林

卷之十一

張元

玉華山東隴上以副室少霞附焉

說倭夷峇林邑宰

某聞古者言曰娶不恤締而憂王國野人食
芹而思公家以無人非臣也又曰工師不棄
樗木聖人採及狙夫以善無緹不存也况事
之急也言之不容緩聲勢之迫也援之不容
緩手其今日倭賊之禍乎事雖若小然其實
大者可憂者何也海寇之生在彼潜伏有其
地而馮凌者濶存我守候無所依而攻擊難
施即今擾害江南渚郡渚郡迺膏梁子弟仍
平既久民不知兵而財賦又西北仰給之地
若久遭兵燹農務日妨京儲日困矣頃者徵
調廣西狼兵舉動輕捷甲堅兵利馬習金鼓
之聲五人十人為一隊如手足相顧且不畏
死真可用矣惟恐馭之無道聞其兵技戰可
必勝但倭賊出沒無常聚散不定或長技無
所施耳昔岳飛破楊么以水軍攻水軍故七
日成擒今以步兵攻水兵事勢不同么據洞

庭者退較之海島無涯之自不侔此所以當
別慮也言者謂今日倭賊每逃避不戰此未
可以怯弱論之有伏戎於藪窺我之動伺我
之隙乘我之怠之意在我雖有小勝防之不
可不嚴兵法曰適近而靜者恃其險也半進
半退者誘也不戰而還者有恃也又曰常勝
之家難以料敵一旦懈惰驕於恐不測之禍
或雖免耳漢高祖置酒高會而項藉有彭城
之圍亦狃小勝而忘大敵之害兵貴神速師
最怕老兵法先聲後實臨陣之際須精選必
死之人為先鋒若先鋒能勝則破竹之勢自
不容已若不選精銳而徒以人多求勝恐望
風先潰者後人及相躡踐謝玄之風鶴皆師
怯於心而奪其魄也此六十萬人不如八千
勝矣夫寡不能勝衆而岳飛用兵多以寡勝
蓋飛之寡者擇之精也以一勝百之人也選
其精銳立得脚定對陣之時又用奇兵洞入
彼陣或詐敗佯奔遠用應兵揚聲疑眩使其

分散紊亂繼以長技擊之必瓦解土崩矣唐
太宗李靖多以此術勝敵而兵法不載恐用
之無其人耳孫武曰動於九天之上藏於九
地之下乘危因勢而導之得此用之不盡矣
蓋動於九天彰我之威藏於九地隱我之謀
乘其威因其勢則智者不暇謀勇者不暇用
力也夫天下之事莫危於兵天下之才莫難
於將何為難而危也賊死命也我軍生命也
以生命易死命誰肯為之惟大將之才致其
死而軍士不知故兵法有死貪死愚死倡死
恩死威之論死貪啗之以利也死愚如消水
之陣退則必死也死倡如將貴軍賤貴者身
先士卒賤者以得從之也死恩如吳起為卒
絺疽戰不旋踵也死威如戮陣有人躡其後
也其間或同事異形或同事異勢或同事異
情形也勢也情也知其同而又明其異會之
以運用之心故荀子有五至三善之論豈非
天下之事莫危於兵而天下之才莫難於將

乎人有言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勝
 其意重乎將也况此賊出沒無常攻擊無定
 戰鬪無約拘拘古制將安用之必如岳飛野
 戰李廣不擊刀斗如風如雲如鷹鷂之擊搏
 然後可若必遵守三步步之節金退鼓進
 之制決難行矣又兵死事也誓必死可得不
 死視不生可以遂生然上下之分甚殊我何
 道使之為我必死乎其間不可不深長思矣
 人知弓矢刀所以制敵不可不利不知甲所
 以衛生不可不堅鐵甲太重又不貼身惟紙
 皮二甲軟而輕便製為善服完累無深則軍
 士膽壯戰不退怯此亦助之力者且所謂賊
 未必盡是倭夷瀕海無藉之人竄入其中甚
 衆必括海邦民丁實數編立團甲之法十甲
 立一長十長轄一官靜可保障動可截殺不
 惟免其從賊之奸且可得其禦賊之力矣兵
 法又曰歸師莫遏窮寇勿追圍師必缺亦所
 當知賊將還者不可沮其歸路賊若存困四

面謹守俟其自斃不可迫之使必剷賊若在
 圍缺其一面縱其半逃而中擊之賊勢既衰
 之日必行招撫除倭賊犯順不赦凡我民從
 賊者皆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許令自新
 得以不死則賊黨蓋孤而力不合矣但此法
 當行於戰勝之餘以示在上之仁不可行於
 未勝之先徒示在我之怯晉文公城濮之戰
 既用先軫之說以勝敵復賞勇犯之信以守
 邦亦經權之魚濟也愚又於倭寇之變不以
 勝之之難為慮而以守之之難為慮不以守
 之之難為慮而以三郡財力有限為不可虞
 也若曰不守則今日大軍去明日倭賊來若
 曰守大軍久駐則費用無窮東南之民力已
 殫何以為永久之圖必如宗澤之留守李綱
 之經畧兩河去狼狽之冗雜選其精銳松江
 置戍何蘇州置戍何嘉興置戍何或捐地而
 使之屯以自給或額給而令其師得宿飽日
 同我軍操練一面務農一面溝武民以供軍

海國集 卷之三 三十一 卷之三 三十一

軍以衛民。耕者雜於師旅之中。如趙充國金城。渚葛亮五丈原之法。久之。軍即民。民亦兵矣。又遍行府州縣官。視民族之大小。上戶五七百人。中戶三四百人。下戶五七十人。各立義兵。寨守十日。務農一日。習武五里。立一烟墩。十里造一城堡。一處有警。四方策應。人人懷警。家家可兵。如此。雖四夷空國。入寇亦無患也。聞此策已行。但行之不實。沒之不編。爾或以此為生事。擾民不知。泰寧之世人情。易於安肆。法度易於廢弛。思我皇祖有曰。治兵方可休兵。溝武方能偃武。豈非聖人之至言乎。况忘禍亂。則釁孽萌。今日乘此小亂。便鼓激四方。伏兵於農。使相自守。其間潛消默奪。未可與俗人言耳。是為守太平之基業。不猶愈於賊來束手。徒殺人盈野乎。昔管仲相桓公。作內政以寄軍。令名為治。民實則強兵。故其制桓公以為脩甲兵。整軍伍。敵國聞之。亦然而吾不得志。不若德其事。

而寓兵於民也韓昭侯成或大事未嘗不獨
寢恐夢言以泄之也古人慮事之深如此近
日科場考試且以時事問策士子不實對與
以見經濟以實對則我未能行彼先知矣誰
有良平奇計無益也宋人兵事金人先知胡
澹庵上封事敵人易以千金况試錄之行及
四夷乎嘗見一人倡淪倭賊藏匿海中莫若
跨海而征不思先王薄伐獯豷至於大原言
不可窮兵也賊乃慣海使船如馬而我軍不
習水戰又海島深淵無涯且多颶風溺舟海
舟被賊火箭則火發難救何若於我地要津
暗置釘版鐵蜈蚣之類沉於水中礙彼舟行
因而擊之如慈磔二姓之殺賊可也又南人
易動而難定不早舉忠勇智謀憤力以蕩平
之後或熾盛蔓難圖矣且中國盛衰四夷視
之以厚薄其情盜賊視之以作止其惡今南
夷久肆於中國而不能勦捕玆狄西戎豈無
耳目使四夷縱橫肆盜蜂起雖動天下之兵

亦難為矣蘇子曰優治世而危明主蓋慮此
焉今日大臣惟知人才之顯者宜舉不知人
才之晦者之宜舉惟知有功者之當用不知
有過者亦當用且天之生才自是以周一世
之用古人絀矣何必借才於異代哉要必求
士於山林之下舉才於廢棄之中不拘形迹
門第擢而用之可也如世家巨室原犯流徙
死刑之科者俾之立功贖罪則人知自憤亦
使功不如使過之意昔者禹平水于冀州先
焉先儒美其急君父之難南都乃

祖宗根本之地惟有衛兵不過食粟而已為
今宜急選四方梟勇距萬日夜操習利戈強
弩添置一兵備轄之布列近城六七十里之
外則漢豨有虎豹在山之勢而賊終不敢窺
矣

送表鍾山歸省鍾山師相分翁婿也次韵
鷓鴣班行舊晉甲紫桑邑里綵衣新暫違秦
岳到官老遙省椿庭白髮親孤身去國家千

思西地思人日幾巡花下与君相別去後期
相見又花春

春日登鳳皇臺前賦吏部以失期試題

玉華小子曰登高作賦古人以為豪至
上林應制三禮獻諛文章以是性沒矣
况漫下之操觚授翰而匍匐階庭試一
技以贖卵固之罰更不如無罪而受沒
者文不載道固世間之直耳誠何貴焉
然得免肌膚之辱亦幸矣哉

玉華小子草莽鄙夫躡自崑崙放而南國浮
江而下送於巨拔浩浩乎金湯千里巍巍乎
帝王之都蹟幽以吊古守勝而傍徨將遐張
大觀獵距蜚翔下長風以起上翻乘巨麗而
驅摩良覓區與而莫指謂天老於尚方天老
命余曰大梁晉望東山魯觀豈子不聞建康
長干嵯峨峻嶒有階可升名彰昭代鳳集嘉
平際文明則臺湖乎牖農春季運則道蔽於
荆榛上無鴟鵂下有龜鱗可以直宏天之目

可以發蓋世之英近可以矚
天府遠可以瞬林垌駕瀟海者望道岍涉迷
途者悟空津蕭史候嶰谷之管善感倡朝陽
之鳴子其從我以紜於是披寶籙青驄馭六
丁顧圖羅而戢翼鉢摩儕以崇登孫其危宅
具平窈丹華掇素英步天元選萬精心研殊
方之券外體造雲陛之靈神伺乎若居丹穴
照然若坐虞庭天老曰大荒巖踞於逸鱗而
無羈絡之患元竅振翰於靈羽以遺翠垣之
鷗子其滄泊渺觀頽影共歡潛攝百契棲澄
至端於昔日在胃月在辰姑洗中緯太皞司
晨氣清而溫湯功匪以發陳時而初降下水
上騰荐鮪于寢

天子開冰湯氣方盛單服既成揆冠者之
友偕桐子以六人撫石磴而上下信鶴背乎
洗縮蹠王子之鳧舄掉塵鞅而馮凌歆朝暾
之迥照遺常湯之絕杪軒蓋流霞之俾昭回
物華之表乃見馨藹溢擱清景遁飛鸞音藉

繫天韶駭虛流駢晏景之士輒玄秉象之友
岩鷲鷲若鴛雛厲照而適踰然以趨觀覽四
極周知百紆金翬飛兮空中朱門闔兮深宮
翠華擁兮謁藹日氣觸兮蕙蕙天老曰此
聖祖造業之基龍盤虎踞之雄余於是乎心
懸象觀而有瞻

天仰

智之思焉樵夫牧豎歌吟而上下適廬擔簞
輻奏而鳴鳩黍黎者炊耒耜者暖役程者捷
壺器者遊者羨而與有歎而求或得而喜或
夫而憂老者少者疲瘵而殘疾者縲綏而絡
繹幾紛以綢繆天老曰此閭閻之疾苦獻
之伊優余於是乎心切原野而有安老懷少
之志焉又則鷓鴣而草色青身然而竹陰午
花柳鬱以成蹊桑柘蔽而如堵累牛騰馬遊
北於牧鳴鳩乳燕西兩相逐懸池躍乎素鱗
丹葉結以玄鹿天老曰此物性之容與化
之剝陸余於是乎心存庶類而有與物俱化

之樂焉又則三山落於天外二水分於江干
掩吳宮之花草追晉代之衣冠羨其表於仲
淇樂聲伎於謝安卧翠微之石吸秦淮之湍
冶城書苑朱雀春寒天老曰此異代之雄躅
三國之偏安余於是乎有懷古之感焉又則
若萬里噴騰吳楚中分浩漭滉漾磔鯨奔狔
千流萬派驟於龍門岷嶓迤邐東接蓬瀛天
老曰子得是觀矣乎波瀾滌洄可以窺道體
之不息渤澥汪洋無以盡天也之終窮灑然
若脫世冷澌若御空振衣千仞浩挺獨存一
瞬宇宙芥子乾坤余於是乎有望洋之嘆焉
迺天台之嘯而援相如之操迺傾懸河之
談以觀有欲之竅俄而和風欲起靈瑞駢雜
洪電縱橫而吻沛雷震東西以場折二曜滂
精琅玕鬱勃有鳥從東而來又如夏翟五色
具舉延頸奮翼和鳴喈喈其聲律協舞像翩
翩不鷲繒繳天老曰此鳳也噫歔歔撫景而
暢懷即物以觀化冉冉者猶我以百祀者何

樂虜賤而售價鳳乎鳳乎者將淵扉以孤
凝神而遊淵安飲啄以隱見無顧眴於籠樊
天老曰子能想高獨邁汎景空同者將塞萬
源之機涉玉華之宮叩天淵而上升兮接天
姝之環容啟瑩戶以延佇兮望天帝之遐縱
踔雙白以流盼兮欲即之而靡從嗟寰區以
却慮兮乃藉之而凌風乘雲轅而上下兮遊
八極於清虛扶星駕以驅馳兮渺十洲於海
隅瞻紫微之杳渺兮依碧落之橫紆羌者至
此兮困心思之所期得是異觀兮令耳目之
多奇授至言兮玉簡金題沃玄漿兮玉笋瑤
危被雲錦之裳錫長生之功飲沆瀣之水偕
逍遙之蹤目駭心動神靈視馳光芒倏忽輝
采澹離函崑崙於咫尺何羨乎穆帝之瑤池
卑鳳臺於下方益眇夫太白之遐思併大塊
以神超何契契於繫羈

春日登鳳皇臺後賦試作者有序 禮部
赤壁有前後一賦古今傳誦然蘇子瞻

模寫景物感慨豪雄以發胸中浩浩者
此賦文不及赤壁而情亦与子瞻異人
才世道又可觀矣

賦曰大羅無際無物不糜元化無窮無物不
空搪突之則錙銖皆嶽峯也抖擻之則崢嶸
亦毫髮也蛇蟺之寄滕蛇之飛根氣囚我炬
赫迫我其所遇盡奇特也老楓之羽山蚯之
合房上應我昂七詔我其所遇盡沉浮也余
昔登鳳皇臺也浙撐藜以結幕洞宇宙而揮
霍控鵠王喬如乘虛御寇如鶴鷓鷃鶻交青
啄木火流而從湯也木蘭去移拚搗靈壽迎
姝而顯媚也鴻濛破窠以紛纒星杓掛蕞而
終始跋而望焉環而遊焉六代之遺響披拂
一且之秀氣搏翹方羨麝過而草香又若猴
山鐘籠之飄飄側有貧富裝銘雀向兮時女
墻巍爽而興豪媿靈鳥倏脩勉作狐首丘兮
轟霄際接籬老詩泣鬼神將風雨而相敲遑
郭索行截求銀適兮杏林塚采燕裏驥促埋

未於迢遠鳳懷高致太不測其蹤兮誰能胸
中嘗轉法輪如曠眺浮屠移併懔影也之進
遙又則苔蘚砌篆蘆蔓栖英邈江九道馮海
流行繁會胤天涯籟鳴疑玄琴劣四皓專玉
芝小安石混妓淫落梅歌兮奏仙凋侶寐寒
兮原憲貧亦有石龕黑衣之龜襲遠苾蒭之
味峰巒合抱岩四維補中極兮松陰構華表
其遠也遼霍蹇碑碣以遲及後有掇摩種花
夢兮巔貞寒暑何憇期抑俯從俗也載綠醕

以寄傲採野蔬而方薪喜禹鑿空萬仞兮魚
得跨金焦島嶼而孤吟晚薄翠乘月素風鉞
曰而氤氳真地却之不足益云何少室之諄
諄嗚呼坑碑磔者不荆山覓伍蟻娘者厭香
象臨鳳皇之金日黠黠固岩吟羅浮一株蔭
矣勢委巖岫因米驅太行拳石岷矣忽于空
峻窮霏然下墜盤石難以脛肢共工憚於首
戴山亦不立金豈能存人必皆逝鳳又何出
故余再值寅賓出日迭玄鳥至及虹始見萍

始生太昊司晨青郊行禮石躄似獸蘿長滕
 衣重訪舊尋細思久佇始覺吾自有鳳非羽
 翰者矣矯碧寒以飈爽兮抗刁刁以飈袞刻
 鏤太虛為籠鬱壘杻息兮倒冥影於蟾肪破
 元氣出殼遊攝提兮賈徵逐於天皇玉刺金
 銮備全德兮晃踟躕於鴛鴦近團腹即薌合
 過頑石而琳琅摩厲賓惟沈默兮銜琉璃木
 假於鈎鉅斷曼曼之小智兮奚貪望夫青箱
 景星慶雲昭緯緯兮擅離文而潛藏放立形
 於五嶽罔露女司命而枕康者自有全非日
 壤者矣灰土熬以靖鎮兮使罔象穿地絡而
 通敲借紫虛之煉石詔幽谷以卷寥駟宣室
 之車駕騰瑞烟於絳霄靜則收丹青於一篋
 動乃發山河於漁樵想無斲樹貫森羅兮精
 漸瓊瓊而山搖懸崖撒手下脰烏兮丹梯允
 甚於危橋玉液津潤充潤泉兮七蕊心漱沆
 瀣而長漂飛瀑流以涼襟襟子心兮曉勝玉
 壘每旦而春韶緊嗟衆媿之赤青宜向滂沱

清江雜錄

卷之三

三百七

劉子通

而宣昭弘顯天下之人不鳳彼鳳此不金彼
金此紫然而因獻然而覺惘然而豎翺然而
勇非鳳非不鳳非金非不金由是而龍驤烏
變豸守蠅伏西日散日月之光四体運陰陽
之照珠璣咳唾蘭蕙清芬盡大千納吾掌中
特似左亦竭國而金陵裸下之士直身何勤
於鳳皇乎登腐俗之儒稍充文奴即負騷客
常馳波濤肆為繪飾曰我暢暢矣曰我賦能
記實矣亦孰知身之物也墨之物也凡物皆

妄也又奚追古昔之有無而為今之徵也乎

玉潭竹寄玉湯史表兄

玉湯仙人乘白雲直上玉清朝帝君自言少
小便潤道眼眉富貴如浮塵帝遣玉潭女來
伴玉湯鄰結盟為夫婦相對成賓賓水府驅
出火龍去赤脚飛駕三天津仙人本是文舍
郎南極授蘇玉冊掌塵緣未了幾千劫手持
世運回洵唐暨教玉女辭玉潭潭虛寒月生
清光猿鳥夜啼屋上樹山鬼畫出為強梁大

卷之十二
帝不忍弃此清淨鄉乃命主筆上真作道場
主筆還居玉潭上青山笑人宜自忙

黃河行寄司空二十六牀時在徐州治河
黃河之水來崑崙奔流震激開龍門箕津竅
鑿神禹力萬里一瀉趨中原水妖山怪每出
沒填淵決地生埃塵下流百折入淮海喉咽
正在彭城濱呂梁中起石如戟洞泉涓涓不
成滴誰將既淪洗神功應有高才能坐策我
聞河曲常泛濫水勢不殺自為患漫仿網築
堤壘年平城之上生波濤年年河水失故道
司儲日夜憂運漕邊戍軍人衆如蟻京湖冠
裳多危侈誰知命脉在東南水穀不通成腹
痞腹痞不改亦自潰潰防一潰崩五內便將
微病付良醫猶得旋劑回生機

清河道中

寒日水上舟旅客風滿裘夜靜人未宿月在
淮水頭長淮水向東海流我去西北來
帝曰州千里辭家仗劍出男子須封萬戶侯

人生四十已強仕少壯空負青衿遊文章下
筆鬼神走仰天吐氣烟雲浮三十射策黃金
殿日月光華天上見塵土虛名又十年鳳閣
龍樓時戀戀况是有道世遭逢

克舜君肯作山林憶甘同草木人皇皇四野
間獨行迷空津韞積豈不良乃使道狗身荆
山下下卞和淚玉在君門猶未貴遠道莫驚
遊子心少酒亦須成一醉

寄汪蒲山

白下逢君日庭前落葉風三日慶有良駕馬
追神輿鞭策賴一駕軒名九方宮千里瞬息
間浩擬雙飛龍仰瞻青雲表萬象羅高空君
靈遠若許我氣亦融冲身世有無外浮生一
夢中眷言永交契歲歲長相逢

祭楊益齋文

是歲丙戌月嘉平之望也吾友益齋先生將
葬益河馬一龍春官以僧聞而止友義如之
何今之日具渚帟受役於紳乃來翁案酒匍

匄付哭哭而告以詞曰邑之賢稱名不殊人
口今未有改於先生者先生之与伯兄一以
幹蠶而用譽一以脩辭而立誠始雖駢業於
辟雍卒乃擅長於藝苑嗚呼因嗇賦於司命
亦忘名於造物時未行其所學志未究其成
業已矣吾友永以為別

清源紀集

甲辰下第孟河子馬一龍与葉林子子緒同
載而南夜泊天津數航相首尾周遮盡吳越
人語也明日約為前途途中漸及後追者便
見一揖通姓名去清源沮風雨連山戴子為
倡各携土物共觴於蘇州道堂維時皆三吳
兩浙之士叶十數之三者山浙幾倍於吳以
集處為吳地名故會長浙人浙之為秀水者
四約齋高子策一山王子陵而湖余子耀鯨
川楊子應麟為歸安者三南凌吳子一儒石
林姚子邦材何山費子止鄞嵎嘉興海鹽臨
海各二人鄞為張子景山家傳陸子虹里淳

嵯為喻子濶齋聚周子瑞泉震徐蚤湖子文
和揚奇峰子春芳同嘉興葉槐里子祺陸兩
樓子相儒同海鹽臨海金子兄弟也曰立敬
曰立相名以文義同曰筠泉曰傳家號以好
樂異烏程則一泉子俞邦佐仙居則方山子
應存性孝豐則川松子吳棟余杭則南川子
徐沛嘉善則相峰子錢貞并昌化連山甬縣
各一人共浙二十有三吳之吳江嘉定數同
歸安吳縣華亭數同鄞沈子敷德號龍瀛龐
子遠鍾子秀及定之趙子中行號皆以川一
為劍一為霖一即為定也定又二子名學詩
徐蘭盟名任張瀛峰二邑凡六人勞子庶泉
珊袁子良廬尊尼秦子望山宋益子湖亭羽
正凡四人後二人華亭也長洲惟聚嶽應奎
子歎惟靖靖之同舟惟一龍為京兆人是會
分主賓為長幼坐酒以量各引滿不強不辭
期醉為節未醉或呼盧覆盞或投壺比奕以
勝負相酌酢或頂真古書以違罰或聯步新


詩以能賞極盡飲興既醉或散行浩歌或憇
几假寐唯任情取樂戒失德度有日而止

二如王先生墓表

二如王先生諱標字貞立一字景魁號此南

二如所所嘗講學處也學者因以為稱世居

金壇岳陽里兄拔高才以少年舉進士先生

才過乃兄父  公鍾慶之年始踰尺善磨

對吾先子往岳陽神廟眾皆辟易獨見一童

子徐徐出稠人中長揖先子知必先生矣素

聞其慧即其時有吹雙竹者課之西人吹笛

唯唯鸞鳳和鳴應聲答云諸子矧科滾滾魚

龍變化他若此更奇弱冠讀五經克本學第

子負踰年外廩舍御史墨每歲試稱最時今

大中丞于素翁鄉進士陸良貴及其從子諫

議即燦相与下上其藝凍議因出其門先生

尤為素翁敬畏友正德間邑令陳某者黷貨

刑人民無令肉矣朔望揖文廟先生必正色

直言不少假某欲中傷無由會其族者他訟

遂空黜先生上書當路罷某之官而復其廩
自此益肆力探討涉獵百家之言聲聞藉甚
大司馬劉松石嘗為其邑貳長器重先生博
雅事皆認訪而善治道德之助為多嘉靖乙
酉應天鄉試中式計偕春官屢不第壬寅先
生遣其子煉烜游吾門月十有三日先生必
照同志航數十里造館下為會上究性命之
原下及時義分題命筆先生不少停滯及與
諸作者較獨具文理氣辭意四者並到如夙
構然少年英雋輩莫能過也明年春見先
生食飲失常門之聞有疾論之疾死過半於
生矣即走鑿藥不効月一旬候每候見創重
而憂其不起九月九日疾將革作詩二十韻
手書示吾且招姓以視其形盡稿獨神思尚
不改也出寢衣手及吾袖投一函命二子拜
床下吾悲不禁淚下咽二子絕於地起不能
力先生亦瞑目復張振其氣大聲呼蓋河為
我銘吾肯願領而退歸途屢函得三札其一

自狀一曰母老標不得終大事矣願推視君
母視吾母一曰煉等君師之弟子也標死君
以父子之先生謂我何如人可受死生重寄
耶翼日 先生卒又三日始聞訃往哭嗚

呼吾忍弗銘先生哉吾忍不慟然傷心能致
思美吾文以銘先生哉先生孝友之實稱渚
十世下猶不絕口吾文或不如其口實久身先
生為某之季子為某之異母弟其在雖有他
弟兄服食啟處先生必躬或疾病不能食先

生亦減食不能服不解服相守為朝夕至於
歲月不意隨所意欲必竭力求副然後已處
昆弟漁讓於凍藏之翁 少長盡所師禮
極杖遺孤在襁褓至於成人至於壯至於落
魄三拜其墓而三後之君謂先生有大志體

若弗勝衣沒當大事臨利害則毅然奮起
軍不能奪其節外物不能動其心者也方與
吾講求古道欲端本善則以風天下吾甫就
緒先生亦建祠堂置祭田定家規繼將有作

而不獲終焉命也友又數年先生之妻九十
六歲始捐養送終悉知道命煉与烜二子即
此可驗其孝先生身後亦無負所托矣其不
盡如先生意者煉等晝夜思圖如君在力贊
其成他日執此可与先生相見於地下也先
生与吾同事涇野夫子平日好程子定性書
所著有五經辨異春秋集傳學已自得而天
不假年士林遂知其文而
朝無所試其道不免有遺憾与父某公為某

官母胡氏生兄相于氏生我倪氏生彬及先
生太父諱曾太父諱俱詩禮聞人子煉
烜皆邑庠生煉娶丹陽陸女烜娶丹陽姜

女女四長適某次適某次適某次適某以
某年月日生葬某年月日也論曰王文中可
謂大儒矣獻書而其君不用著書而其年不
待當時豈虞世南魏徵不如而文章功業及
出其下哉噫道与世運俱盛衰而人随氣機
為日息也先生其如何

晚出觀禾遇終南村

吾年五十始明農
餒在農夫耒耜中
百畝可供家八口
一身安用祿千鍾
滂無聘至有莘野
里有人如龐德
公只恐官逋糶新穀
世間虧殺小民窮

寄院中渚友

白頭五十光明經
源媿無才負此生
萬里孤身輕去國
一朝三疏獨陳情
欣逢仙入七朝
帝自如堯舜
安得謀猷俾聖明
寄語同游諸

學士際時行道樹勳名

五雜篇

叙曰一齋大友嘗占益河子馬一龍友
矣又今邑父母龍矣且泰於於故習其
天子將命為納言行去其邑龍作五雜
篇以送之

重別難第一益河子曰別者別也道同而位
異志合而勢分行相信而跡睽故有別也故
有別也君子所不可別者在我其所不可必

者天之所致有貴賤焉位也得喪焉勢也出
處焉迹也欲無別也得乎故君子重別也
又曰別不以人在我者可無別也古之人千
里以去地也千歲以後世也若合符節否則
天者爾天之所致禹斃於溺稷斃於饑顏回
莊周道遙蓬蒿之下賢聖且奈何哉故得其
別於天者非我所能遠也又得其不別於我
者非人所能奪也是故可以言別是以雉也
又曰從衡押闔同事鬼谷之門一秦一趙及
白而肖走此以富貴為別者也忍力負氣各
藏其智謀一覆一復指心嚙咳之下此以功
名為別者也憂危若一自靖而出迪一存一
亡人三為謀此以道德為別者也夫是三
者龍無富貴也龍無功名也龍亦無有道德也
孰取一焉庶幾與大夫別也無以相勉於存
亡而已

又曰古之人居不足為間也是別也以貴賤
者則殊位以得失者則殊勢以出處者則殊

迹居也道也志也行也至死不變者也故不
謂別也故不謂別也不然握手活平生持觴
勸駕戚戚不忍舍者見女子之私情耳何以
為難南村繆子聞之曰可以觀別矣
贈言難第二益河子曰言發乎通加乎遠善
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
可以易乎贈言者何通言也通言者藹堯之
言也藹堯一野何贈乎父母侯也父母侯古
我民矣寵之錢抃之琴在焉民猶以為汙故

贈之言也言不文傳不遠故用文之孰藝我

黍農夫之言孰破我斧言之之孰服我牛車高賈之孰

相我杵春者江湖無波漁翁虎兕不如推去之言

孰掛我笠牧童孰投我機杼織婦豐不惡盈

之富戶荒不流離窮人公庭吏散廝役戶啟者

言之道遺行言者父植婦隨子牽其衣相負而嬉

孰為我怙恃衆民惟我父母父母在斯今也

去之戚戚懷思其無父母者將疇依聚而宣

渚嚮又聚而淇渚紀載播渚詩歌勒之石四

方畫一也斯人之難矣哉

又曰言出於一人者遠亦私也大同於野者
適亦公也故君子之改觀於野野人之情觀
乎言情出於野者公言至於贈者善善則應
也亦可傳也若文之不足也
又曰赫赫走羣下而承唯浩聲氣震地而未
旋於座右即瞑目而啐語矣善必千里故言
本諸行聲大於實否則道議而非之雖秦澹
弃市偶語相踵也是非美惡其理在人心而

公名天下者如此矣

又曰棖桶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十人朱紫
之客辟耳負劍伺候喉下出聲息為富貴者
之言也遭時利達旋轉人主名聲樹勳業於
當時垂芳聲於後世為功名者之言也義為
之質時為之摧正色立朝者剛柔進退知其
幾以為用為道德者之言也富貴者命也功
名者時也道德者為我而無難有者已聞其
言而契衷知其難守其易頽大夫不廢也不

然言美而設舌可轉也何以爲難西巖彭子
聞之曰可以觀言矣
紀政雜第三益河子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古之君子其爲政也審事循理以行學也展
布四體以盡才也黜威奔貨以貞志也觀變
趨時以揆道也備此四德者其爲政也君乃
齊聖焉民乃革化焉故政可紀也
又曰君子之爲政也莫先於究學莫善於制
才莫大於立志莫難於知道道之所揆世變
則異時風土則異宜遠近則異情上下則異
勢一失權度其餘皆妄矣妄之爲非也或自
以爲真是也爲時名相爲世能吏古今相蹈
而莫之知國之無政久矣
又曰大矣瀆書於白鹿授徒四方學可知也
少年取高第著聲藝苑才可知也強力薦學
與人多不羣志可知也斯三者去人不遠
在我皆或可企及也至於不泥隨不諧充實
於塵崇之間超乎風氣之外吾得其一而弗

子集
卷之十一
四
三百九十五
吳子元

能具二矣故能觀變趨時因俗以為政而不

恃於道焉西金及史至林不亦動不謂其

又曰其為人也氣嚴而心恕行峻而意和節

苦而情暢故施之政事成不猛如吏之舞文

旬日不釋久而其愧恥之心再犯者寬不

寡惡無不少貸而杖未嘗過十五之類寬不

縱如江者在庭必令盡其河罪者務求末減

使民著誠而去偽如誣訟不作事遂死亡而

就安樂如省直日之費里甲無多取廣轉弊

為惠如德稅者得文田之餘糧之類化奸為良

如積年隸胥散歸就農風俗厚如民間立宗

素稱狡狴皆効用之類而學校多俊英矣如朱

學子弟皆不入衙門而學校多俊英矣如朱

婚饗皆從儉之類而學校多俊英矣如朱

又曰有以政事博富貴者人主好聚斂而言

利微秋毫矣宰相務儉約而事皆從寬簡矣

有以政事立功名者委身寇仇卒致太平經

畧中原而慷慨以克復為己任者以政事行

道德者代虐以寬體國經野放主負扆而天

不紀也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不足謂之道
德不具雖乎爾不然粉飾太平鳴書河波皆
得遺跡於伊周卓魯之徒何以為雖至湯史
子聞之曰可以觀政矣
論友雜第四孟河子曰天下之善士斯友天
下之善士大夫天下士也其與龍友也若非
天下士則不友矣然位極我者也君也泚我
者也師也龍何敢以為友前此則相遇於淮
約於任定交於太白之墟共患沮於河經於

陸朝夕各露心志以相許焉故今以為友不
改

又曰初淮陰見於漂母祠之下一揖遠矣喬
然山嶽翕然鳳鸞者不知其為誰去也問之
行姓名舟前後濟河會風雪沮於趙村石佛
之間以書招之歲除集任城子游之鄉人沈
伯仲沈之榜陸四明之夏張其從思凌之蔣
丁酉解所之日吉之舊大夫友江并八九人
登太白樓俯齊鹵境望泰山瞻湖里感今懷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古舉酒相屬慷慨賦詩以為一時豪傑之會
雪霽堅冰停艤又數日瘴盜縱橫張子先進
被掠退而朋舟推長能者二人來他同事者
以前後先出沒並濟不虞此友善之始也其
後龍下第而南從行者皆散失寓書千里外
遣復來歸既以進士例試政敝邑下車龍卧
疾疾起也後請見入門爾氣接武而翼見且
謂父母侯侯呼兄弗諾沼之常所稱士者寒
暄邊道疾銀燕見歲可二三至逾月報禮於

孟河之廬歲祿仕於侯侯輒我以家食潤鄉
人謂子踞傲士類謂子豪邁官府廝役謂子
雞近有之久當自見也龍常視古今人不甚
相遠世間可為事直用一指勝之耳天地寄
者以形氣之區安能拂經損真為齟齬世徒
而已願相勸也右位三年果介然不拔始終
令德以成正大光明之治龍亦幸終其身不
罹於咎惡溝壑淡性命及文字相見無一長
涖筆札結末亦然及其去之日總得聚首者

自西都北陸致餞余惟十數焉而已此友善
之中也
又曰天下非無美德之士非相見之久則不
能相知之源終其世靡所表見而古今士之
有遺憾於身後者不少也是故會各響而刺
日暈士為見聞所措而典冊之載情爽不越
龍今而後可以涼侯於任城侯亦庶幾能諒
我於初聞者与不思侯也得位當路華冕彰
其躬車馬僕御雲擁而除道太官天府珥筆
帝傍及掌定天下之樞者盈滿朝廷豈少富
貴功名之友哉草莽鄙夫与世落落雖合彼
此不較窮達無間於其初豈欲相期於道德
終守不渝尚友而違於古之人古之人耶是
則難也少白彭子聞之曰可以觀友矣
有終難第五孟河子曰愚不肖者不患其終
之不能守而患其始之不能明賢智者不難
於有始而難於有終蓋賢智者資質高明而
見理易器量宏敞而於堅忍之力或不足也

時亨而道行世我與而位顯行不拂而志氣
充外不遇可愛之形故內不渝可守之節使
其過迭閉塞扼繫藩觸加之禍患疾苦進退
失其所上下無可援其能不動心而處之若
固有也雖矣哉
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君子必先貴始
也始以定志終以成業始以立本終以濟末
始以造端終以底極始而不終者有矣未有
無其始而有其終者也

又曰重別別之始也使天下之人皆然故君
子雖有別也贈言言之始也使天下之言皆
然故君子雖有言也紀政政之始也使天下
之政皆然故君子雖有政也論友友之始也
使天下之友皆然故君子雖有友也有其別
有其言有其政有其友於天下矣庶幾其終
君子也
又曰所貴於君子者以其有道德也道德未
嘗無終故君子重道德而輕功名豪傑重功

名而輕富貴古之人位極人臣而天下不以
為驕窮奢極欲而天下不以為侈善處富貴
而能終者也放鴟夷於五湖追赤松於九嶺
善處功名而能終者也志得意滿望尊而勢
重視天下無為已韻韻一旦盡喪平生矜持
糜然波蕩而無所顧忌斯無所取終矣一齋
大夫謂之曰慎終如始果敢與君子沒世也
孟河子再拜受命以觀其終

百十九焉以功名者天下百十三焉以
道德者天下百十一矣故曰難也得
其難者一齋大夫也知其難而不敢不
勉者龍也龍疾病經三十年不愈不
讀書作文于今不可無文而進之大文
儒又一難也
明故進士菱東彭公墓誌銘
鄉先生有太史筆者南村繆思忠為其友彭
公進士狀曰君子遇不幸者非其素所當得

必歸渚命而已公自正德丙子以三禮舉應
天鄉試及登秦狀元榜進士黽髮旼燥中間
憂居註誤不及會會而不卒試試而下第者
廿有七年苦心積學人皆知其志也若迺公
鞠菴先生福厚積實弓里中貧乏寔多恩德
在人當時一婦吁言千女噪啼逐塊而摩起
羅織逮公事雖獲信仇家伺時脩怨久矣此
渴選銓曹知己者惜公所學勸以就試試而
目佻疾燭之後二篇真稍糗糊執事者不以
騰簾中先得二場愜意甲取前卷監司讓執
事因是生嫌中榜之後仇家乘之遂以飛語
撼搖大都一噪聽者莫察言流三友石亦可
爍故事聞於

朝詔公卿共聽之公病劇不食月餘困頓無
復能辯竟涉曖昧是莫非命也夫噫公之得
進士与不得進士其致毀与毀而不得置辯
盍稽其可援則中式之文具在具果賴於闕
節若不賴闕節而綽綽然者可使士類曉見

面目嗚呼南村子此狀其粗左券以驗信天
下以九原猶有生氣矣君子論人於瘠瘡之
時亦惟考其素履推事理而定是非以少即
穎異好讀書博極旨趣為文精緻鎮密一字
不苟嘗獄中深渚子溝業不廢此其志徒為
世間小丈夫耶兄謂亦

北畿禮魁居恒自相師友動律古人建宗祠
明宗法置義田興義學以飭子弟彬彬成詩
禮之族其施於一身一家者如此何乃獨以
不法進仕途哉士之以不法進亦或有通關
節者必其人黝軟無氣性後甘心為蠅營狗
苟陰取而湯以驕人公平生義形於色嫉惡
如仇不能階俗取寵一旦喪敗至此則其朋
從僕御之人日親其左者豈能盡覆所為不
令知覺睥睨嘲啞他日施上其面便當志氣
不伸於僮奴總得美官何益假令以善淵節
具二十七年之間豈無一日可問直至時世
精明法度嚴密中乃能得之且聞結以乃公

之故逮繫有司有求質於公者公却之三求者三還之幾不得先於此較之則躋高而仗扶與瀕溺望援者勢孰緩急心恥援溺賂由於己雖出一生於百死尚不為去肯為此入見其老又久不利場屋內業騰卷之嫌外構仇家之毀豆豉以成其事因所謂命烏岩謂公才不勝一進士死不瞑目耳雖異法在朝廷公在天下毀譽出於一時是非定於千載身後餘照覆盆之下日月光耿耿也余固

不得而私世亦安能况之公諱謙字德光號芟東先宋龍圖學士之後本清江人曰顯者以進士為運使趙淮幕賓家溧陽元潭州路總管傑其仲子也傑生憲史正德正德生仲勤仲勤生公直公高祖也曾祖滄永副祖滄羽翔父諱綽字希益號鞠菴母羅氏娶樂氏男四長岩思國子生娶周氏次岩星邑庠生娶楊氏次岩果岩畏一聘宜興沈一聘金壇許皆幼女二長適埭溪國子生史曰誠次聘

挑在陸從正孫男三欽宅欽字欽安孫女一
適宜與國子生吳駟公生成化己亥五月十
又四日卒嘉靖甲辰九月廿有四日享年六
十有八其嗣君若思与星卜地於王佐山之
原十日於嘉靖丙午十二月十有三日將奉
公而藏諸幽室俾其友馬某誌而銘曰踰巔
而致偃汙聖以爲溜高者名可踰白者體佛
汙璞玉淵珠光輝自如山澤既儲真此幽居
蓋棺論定爲君子儒

玉華子游藝集讀書山中中稿卷之十三二

益河馬一龍著

門生金商質

江以東編輯

王煉

許一中校閱

門下姪震章梓行

啟聖祠碑記

啟聖公祠者祀孔子之父妣梁紇也稱啟聖

謚號也稱公封爵也稱祀別於文廟以見特
饗也皆古未備也雖是

朝廷大禮既成十年始詔天下學宮別立祠
祀公如前制以顏無繇曾點孔鯉益孫氏配
程垇朱和蔡元定為從祀吾有司將營之學
宮溢其深不容渚生舍先是嘗請道流太清
觀址欲增廣之至是即其地建焉地者學宮
由儒學門入而東折歷敬一亭圍又東南向
作門廡北面而階遂羸十許步作露臺臺高

於門二尺初屋高過門又半視臺門皆類偏
後於大成殿之宦角中設神位如大成殿配
者如配焉從者如從焉梁盛器皿牲帛醴齊
如其數而無殺歲時舉祀則子雖齊聖不先
父食去然後神有所馮位無所徇盡善盡美
而禮物定矣昔者先王之制禮也莫大於祀
祀道之大也所以秩鬼神而品百物極上下
而贊幽明是故禮非聖人不明非天子不議
非賢人君子不行非極於天地之數大中而

至正則不中非大同乎人心之矩則後世不
尊不信非積德百餘年不興周之至德文武
無間然矣周公成其德而先王饗故德為聖
人位為天子時不為周公而言禮樂之道者
皆遠且妄也自孔子至於今千歲之逾再而
幾百矣紀孔子而加隆者不獨賢哲之君為
然斟酌其制宜推明其心志漢唐宋諸賢豈
無達禮者而啟聖公初不載於祀典其徒如
大賢顏充公曾沂公際以門人之列躋其父

聖賢之靈豈能一日安於其位而饗有其祭
哉夫孔子禮樂之宗也其他小有功德於時
人皆得以追光先世而當時論禮如鄭康成
韓昌黎朱熹湯獨念不及此是亦可異矣蓋
聖人之心非後有聖人則不能流貫會通此
皆自然之符契耳我

天子睿聖二三臣迪哲即位之明年講求禮
制而追尊
興獻皇帝大孝旁通無遠帟帑合德於天地

則郊社之禮以明合明於日月則朝夕之禮
以舉合序於四時則祈報之禮以備合吉凶
於鬼神則三正之禮以備合人倫之禮
九廟之禮以成與聖人合禮而曠古無文舊
典襲繆一旦父子子尊尊親親各得以盡
其所為崇祀之意而聖賢之心始怡然慰於
百世之下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其竊居孔
子後且幸生禮樂之時女學所謂禮與名之
則而仰窺

天子制禮之義未嘗不嘆

大聖人之所作為極乎仁孝愛敬之至真也
帝考所以明有親也九廟所以明有世也
郊社所以明有尊也日月寒暑所以明有報
也至於是祠則所以明有倫也雖聖人復起
不易者言矣斯禮也我中華誠以禮為其
祖宗亦嘗議而未行謨烈顯承教化浹洽又
今
聖人在位賢人君子相與輔相推行然後禮

不失義義不妨制天下後世皆可以尊信而
不得踰故曰禮止中正而合人情又曰禮樂
必積德百餘年而後興祠立於此於彼又
詔下之日而成於其後七年湖地廣制建觀
備物刻石而詔之後者邑侯呂光洵也

張孺人墓誌銘

皇明嘉靖癸卯冬溧陽馬某為其邑侯一齋
姜夫人墓誌銘夫人姓張氏名真字幼真出
江西南昌望族其先太父思遠公日壯強

天子狩封陘居沙漠距歲時不遠天下皆涵
涵攘奔士人官以文瀟竊民膏贊賦連何校
公遂括晦文不樂仕其子某志父業帝哀道
術尚好四方莫能齊半朝士出其門下取於
盧生夫人正德辛未八月十一日年五十六
辨方紀數摩女長以倍齒髮視下夫人知識
皆不逮父母鍾愛之橫膝上授女孝經列女
諸篇輒通曉大義謂吾生不為男子身不得
志於四方之事安用博古傳記聞為裙釵生

長聲勢唯唯聞謝其父訓誦麻桌即緝紡
織紉為女紅父女知其異凡女子流意得奇
丈夫克中相庶幾仇儂不欺能侯為童稚居
里中凡試見鄉老以為宜婚某未敢許可媒
氏言一日遇摩兒於道中戲中一見迥與他
不類乃私於其儕得姓名固侯也即媒氏言
驗可所稱道遂約聘于寅日名降妻夫人嬪
於姜廟祝致婦饋祀羞賢味表中外勇姑喜
其子良耦最從與內政夫人女世儒約性儉
嗇侯少個儻負奇氣疎財少貧乏可與夫人
成之探諸藏未嘗置侯私心以為功居常恩
逮戚獲雉煦煦見接使莫不屏肅理職業常
若答捷在肖者既為婦十年女子在諸生間
莫先焉然四試式不中尋白鹿之業受生徒
講學四境士翕然從之凡遊退夫人輒具膏
火時茗醕布典籍几案間侯夜課涉獵嘗所
未遍夫人整襟裾以待迨日東啟明不急侯
每展卷吁出氣恣恣夫人曰文章道藝自有

一定之價女子雖未遇妾觀之豈有喬然山
嶽脩然鳳鸞如女子者而終与介丘凡羽為
位耶第恐妾薄命他日貴顯不及相見無何
友人果仙蛻後一年丁酉侯舉於鄉辛丑登
進士第改試邑畿輔制二百里之命摩較秘
希左者如故吏一旦距脫去其前持尺提捷
百鳥家子張弛与奪如呼小兒名譽布家屏
息不出聲氣門内外廣虛可羅雀乃舉三代
之改正經界平賦役窮鄉遠鄙恩之所加縮

歟五日氣者長如在侯襁褓中成之所行吐
咄未幾一二奸詭渚欲行急若侯喘唾臨其
上境士民以為神大安又肆今上下藉藉有
令聞謂非夫人之助乎龍昔与侯出溺齊南
境各露素所抱相友善比來見其子於廨私
侯色泯泯寡一子衣經龍前此者亡内子所
生也體貌甚偉周旋中禮度如老成人問年
數尺之三以對則孰家婿已聘清淇叅政熊
公翁媳矣龍始知夫人不世更問侯今闺中

事則省南澗口劉繼之清源河西李又副之
又二子一可提携者劉出也一在襁褓者李
出也因詳夫人生前善美及死後舉家大小
不忍舍故歷十數伏臘猶在殯越歲家人謀
葬夫人卜地於蕩口吉卜時於明年春正月
朏吉是年秋夫人弟張若政思中江西經榜
第三狀寓溧陽損首吾侯吾姊惟亡吾丈則
貴矣吾甥台亦庶幾能負版哀引紳前矣吾
姊寔家事幸連圖之姊吾兄弟七人歸封原

熊公之姪者次歸黃山余令君之子者次次
与弟某某其肆力經史偉欲立好鄉以外皆
可慰者姊靈於地下但吾丈守官政思叶偕
走數千里不得親於其宅兆辨之宜封樹豎
馬鬣日中入姜氏廟虞祔位祖妣所可自盡
其心者惟銘石於壙以誌不朽而已侯致狀
屬其邑中士龍龍聞女行雜言亦雜知在室
觀其父在廟觀其友在堂觀其子夫人以某
為父詩書禮樂既醮而女終德女子如君侯

方進賢兩梁紆墨綰同時將媚
天子自臺省入館閣勃勃吐胸中
武庫空政事府斟酌之一言詔可
否奔走百官於庭下張立天下許
大事功假令友人尚在其間唯
問又必有大裨裒不止几案布
典籍為膏火茗醕之勞耳豈特可
以挂者盡言友人婦也至所見於
其子當亦不用吾侯前薦而故踵
其後塵此皆方外未艾不可究竟
惟是挂者龍銘其小他日

天子冊郡縣吏禪址尋丈命太史
撰神道碑文君子可以觀銘矣

併儀不世範兮洪韻流孤芳哀響
沛中濶兮布玄琪於大荒日月窈
丸兮發草木之榮光雨露既滋兮
滂大土之膏漿故令德與令名
兮千載不忘令德孔武兮令名孔
彰君子好述兮為天下望而慶無
疆而貴斯哉

啟聖祠先後祭議

禮以義起事以理定今有司於歲時祀

大成文宣

朝廷推聖人之心舉古昔未有之典又於文廟別立初祀啟聖公正先賢先儒後於其子者位為是祠配從之廟制出自上裁而薦饗未分先後祭必同日主祭必同官若謂文宣德侔天地道貫古今帝王之師後學之宗致齋肅戒首事灌降禮畢然推其所尊而後以祭文宣者祭啟聖竊恐聖人盛德至孝使其虛據几筵於待食之父而已則燕然受大烹之養神必不安况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傳有明文但崇德報功祭法所尚盡舉其禮於啟聖祠而齊戒誠敬之意不得致精一於文廟雖免減意既散寢以懈怠之弊至如遣官分祭在啟聖祠或稍先焉又兩廟呼唱趨拜樂節奏止紛然譁矣雖執事者之心疑貳觀聽無復精一之思張地遠隔越不能相遶而今獻官之難以長佐焉差某欲推文宣之心合古傳之渙然須於文廟整肅班

次主分并諸執事就位伐鼓鳴鐘樂懸而
作主祭者由位出次禮生導入啟聖祠行如
分獻儀僦而退迺即先在文廟位庭燎倍明
禮樂備舉祭如常此庶幾以義起以理定者
也神人之心或具而得之乎惟執事裁之緣
命撰祠石刻內及是禮故有是議

天階臺閣圖記

玉華逸史作是圖以贈呂子并為之記曰天
有十二階三而類分其之金玉類等栗踏雲

類紀文武賢類德泰厲壽類運淪淵涉陸蒙
圻疑塊曰土園未寒華寄體允肅曰金冲温
瑞詡通理而文曰玉凡此三等以通上下胃
踰越躡曰栗超遽失次曰踏窈冥縹緲曰雲
凡此三紀以注古今圖書冊載明光八會所
萃焉曰文太河鳥號虎賁豹韶所藏焉曰武
含譽格澤身中禮聲中樂君子所有出焉曰
賢凡此三德以徵微顯上極天子下逮士庶
公侯大夫秩然有序曰泰卑尊倒縣北索佞

殆及道畔德上下不輯寧曰厲南嶽閱錄狼
坳滂精流沫不澤膏馬無懷荆寤曰壽允此
三運以觀世時曰等放勳踐土階以為民物
主日者効法則惟卑宮室而盡力溝洫上清
液金階七返九還為白日冲舉之道山林遠
德資為傲世虛淡而不可以帥天下大帝上
御玉階朝奏真宰故一人運乎天中而臨制
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曰紀粟階敬肅則
之燕公所辭君子以非禮弗履躅階疾逐大
人走於雞以戒徑竇雲階香淮文士好幻張
奇負謫以志怪曰德天下晏然九夷八蠻率
土來王則尚文階咎夔稷禹乃為周還揖讓
侯王不君土宇劫裂干戈四謀則尚武階蚩
尤后羿乃為殺戮戰鬪龍德正中摩湯彙紘
則尚賢階彌子瑕退伯玉進合則澗炎煽黨
錮典曰運泰階平則天下治厲階生則桀紂
幽厲以亡壽階隆則民躋於菴菴凡此三今
其位周天之極備矣凡此四類其數周紀四

表立矣其纏當鎮紀之次也爰地理而燥濕
均太白實沈之次金沕火明而爰化神明堂
極庭之次也緼天輝而副桑濟其星也畏栗
若殞也雉踏若脫距也巫雲若滕口說靜司
文德昌內居東壁曰君子豹變動司武功統
外居奎西曰大將軍虎視奎辟之間亘宇宙
而耿光常在者孔丘益軻之命塗也列星而
上屬於垣太乙躡以上下簪珮濟濟穆穆雍
雍熒惑而下屬於犴狂顛覆殞越縲絰桎梏

南極而携龍角轉經大布以信屬於長庚朱
瞳鬢髮交閃光景凡此十二階盤踞天度名
察欽彗衝直鈎斜出入箕駟蕩迷軫輟盡天
舍途凡此十二階既外則熒微天帝之座馮
蘭臺秘閣繚繞輝倬灑視雖玄間碧落下同
瀛海神龍麟鳳夥若游蟻珠玉貝錦皆濁穢
之土直耳故十二階者萬靈所趨而蘭臺秘
閣非列星不與焉呂子為列星中禁勃而光
大者而是圖紀在天樞玉冊不傳於人間呂

子進歷諸階知所自決於己又知所弃與以
為佐理方且以驗玉華逸史之言可為信然
與否也

金淵奎聚

歲十有一月日長至大夫東泉將有祖於士
之叶偕者先期走書招彭子謙於莒東岩龍
於少白書及益河招予及子梅戶族子章是
日咸集政事堂學教長孫子鈍齋以大夫同
鄉士先在春官進士繆子希亮亦至自南村

大夫价南谷毛子以賓具僚佐章君徐君為
貳主張祖而觴之進罌壘童子歌鹿鳴雍雍
鏘鏘成禮而退大夫揖鈍齋三酌之酒酌莒
東以次遍在賓位者如數曰良會不可廢也
願各名言紀其事以金淵奎聚四字為題命
吏胥供文具侍左右需成并叶先後為金谷
令時漏初下刻燭未須臾間主賓聳息並起
環視眾蹟則爛然珠玉矣予獨殿法當如令
大夫謂予可克翰而授渚後焉免罰

一河懸高秋列宿羅空漢駕言玉卅府總轡
 黃金淵五花煥雲衣暉暉空中觀牛皇肇元
 景龍圖出河撰營子日既盪斯文啟前端邈
 焉百千載草壤鬱泥蟠
 聖人總重明天章發世南八會非我良眷茲
 有郎官巨渭千里求同室轉青盼聲鍾達四
 外富貴聊所歡

寄彭城二十六升

宦跡羈千里親情隔幾年雲龍山下榻揚子

渡頭船舊約春風後遠遊秋蕭蕭長淮清不
 泛江海望相連

喜二十六升登第

走馬春風十里花五雲香繞

帝王宮尚方贈食登三寶學士承恩出九華
 冠蓋園橋人共睹笙歌歸第日初斜弟親兩
 念今逾昔冀封江南望更賒

先嫂楊孺人占先兄祔養處士合葬墓誌

銘行實

吾大宗先兄祿菴名肅字恭為娶於楊得和
之女為配楊氏世居下梅里其先大父性剛
家鉅萬為吾邑著姓剛占吾曾大父
敕封徵仕郎養拙公善及我伯大父蒙公伯
父慶公世為通家遂婚焉楊氏嫂年十七歸
吾兄吾兄之年長於先府君一歲齠齕同師
事繆桐年既長情義甚洽時人以咸藉目之
府君年二十即領已酉鄉薦先兄自失筆硯
侶乃不卒業然歲時起居惟一衣布一菜羹
與先府君未嘗不共朝夕嫂之歸也前吾母
三歷年先兄不甚治生中外事一切委任自
饋祀以至於燕食雞豚絲枲之屬無不稱陳
罔壺間先兄年四十有一以疾中卒時從子
震章方七歲震彥方二歲門戶哀弱氣思殊
不可堪嫂克自護持守先兄薄田廬躬勤績
績以圖不匱凡百艱苦漁嘗殆盡矣衣食外
即缺少羨為二孤師友館穀資章年十四五
強記屬文嫂一日服裛麻携之以來泣且拜

曰若兄遺孤氏已生長胤緒於此矣冀其功
先存沒願授一經以克子弟負自是章占者
同學三年而苟成更師呂公庸齋繆公南村
彥亦後起兄弟並為庠生章取進士第考入
太學晉申衣冠後先相望嫂之力非止存二
孤於襁褓且奕奕亢馬氏宗上繼祖考下庇
其將來克兄謂之未死可也世有女骨未寒
而遂更所天或僅得自好亦不免凌夷廢替
幾於斬絕若吾嫂氏始終克盡婦道可以稱
婦可以稱母何所媿於古之賢節女哉章中
甲辰甲榜捷聞十有六日而嫂即世訃至都
下奔還以是年冬十二月二十日合葬於先
兄之墓墓蕩蕩無法加二孤幼而嫂以一婦人
不能備也略述行實敢併乞銘於大方君子
伏惟憐而賜之珠玉以垂不朽幸甚

祭文 此南

吾少也聞先子稱子之才奇士也子之才奇
寸也吾既長而又稱之子之才奇士也已乎

子君子也吾嘗以鄉人之非疑子真一奇士
之才耳与之舍相及也見子朝夕而去子歲
月聽言而駭其行過而不覺鄉人之非非謂
先子之稱子者吾少所聞盡子矣噫天下非
無美德之士非相見之久則不能相知之深
終其世靡所表見而古今士之有遺憾於身
後者豈不類吾子哉是以奮谷響而刺日暈
士為見聞所措而典冊之載精爽不起嗚呼
吾為子當慟哭也去子有大志不苟於時俗

步趨或矯矯過抗欲獨立瀾倒淵雖鶴癯如
尪懦人而實可披襟以當萬夫之雄故青衿
劉醕令身陷禍危豎節不屈立兄子諸幼孤
於門戶哀絕之日今皆是以植家聲而宏先
業此豈特一奇士之才可以盡吾子耶始吾
以先子之所稱而疑於衆既吾以區區之見
而更多於先子以借出溺齊魯燕沛之國道
路數千里踰歷三時而百創險難不知其異
情而革面者幾何人矣處之久而日見其可

友之實惟有吾子子之才不止以才士之奇
為交游重惟有吾相知以心相勸以業方圖
終玉華之志為後先聞人而子遂厭弃人間
事賈志以沒嗚呼吾哭之不能不慟也噫神
其不昧鑒吾言而聽之尚饗

送林雉山

玉華山中思君時相思相見未可期燕淵鳥
里去日遠祖道一尊酬我私秋色先分梧樹
葉春光欲上杏花枝中懷未吐君知否細瀆

橋邊駟馬詩

東謝與槐官翰

吾道悲時暮德居雙鬢絲故人勞折簡千里
重遐思恨無花入座喜有酒盈卮草閣巢春
遊休教歸去遲

下第寄城中諸友

此日宮城花正芳好花何處燕薇即輕飛蛺
蝶雙雙過百轉黃鸝故故忙空羨野人成木
石可憐春草滿池塘勸君莫着繁華眼三

歸來未就荒

下第南歸和杜排律四十韵贈王克章

天顏遠封湖，往事失東隅。不作楚囚泣，猶懷
漆室吁。獻書金趙壁，飛鳥憶王鳧。少壯空悲
客，憂危近剝膚。干城吳冶劍，照乘夜光珠。霖
雨未膏潤，諸事先發枯。三陽原泰者，二待本
乾無。歲月共誰老，烟花他自娛。浩歌山月上，
劇飲海籌輸。氣壯凌三峽，才竦達四衢。梓人
明子厚，桑婦媿秋胡。欲改冰霜節，難忘道義

軀。高風應壙垠，流澤洽濡地。遠家何有書，
哀樂正須鳴。騶方壯，蹕伏劍。又南趨仁傑，白
雲杳淵明。黃菊蕪窮愁，多病莫歸路。轉紫紵，
何日還鄉土。無官在政樞，汨羅投角黍。若辰
避青蒲，夜雨圍中韭。春暗屋上烏，潭花空水
色。林樹小村曠，咲傲臨江閣。回翔審帝都，十
年雙鬢短。烏甲一身孤，洞府仙人呂。金蓮學
士蘇也知，殊顯晦。豈渭異賢愚，未作擊天柱。
還脩偃月爐，殿時趨俗狀。与世重官涇，魚目

混真偽，監車盈道途。願為清世德，毋學小人
儒。曲行滑三友，高舟入五湖。歸期春欲盡，美
景野偏逾。道際昌平會，生逢禮樂區。直躬多
謬論，致主有良圖。渤澥潛龍窟，岡陵老鳳梧。
半粒猶泣婺，孤注更呼盧。聲府奎纏兔，魚頭
墨勅奪文章。遭世弄志意，與人殊逆旅。飄萍
梗，流光過隙駒。溪雲間出沒，各響靜傳呼。潦
倒行多却，值狂醉欲扶。莊園終自適，宰我竟
何誅。負美長安樂，應聞蜀道岷。

移建府館成，玉屏示以玉。揚碑記志，余題
額，不能以詩復之。
京兆移居泮水東，門墻何日坐春風。名傳政
府官如水，訟去公庭治有功。莫我毀譽求事
可知，若優樂占民同。不將創造傷財力，經始
靈臺衆自從。

贈高淳尹黃小坡

有小序

余昔以借春官，是者探旅藏。匿去黃君
小坡，咸籍遇於呂梁之間。輒分金濟前

途既余在翰院小坡不第凌官為高溥
尹廉能著於上惠澤流於下遂擢佐二
千石行入潤藩雖進賢之秩例不為屈
而考德之詳若有未愜輿情者豈終無
正法眼推見至德出一異格詩名小坡
哉時未可知也作詩以見意
畏途誰肯輟分金一見傾囊二竹林雖洗今
人無古道乃知君子有仁心穎川卧治安而
樂清獻隨行鶴与琴竈達如君肯可矣但觀

時世定浮沉

贈趙方泉巡按江南尋改提督學校

驄馬南東有激揚又推餘力佐明光世將吾
道歸君子天啟斯文在
帝鄉行已但存公不謬取人並以德為良無
寸如我山林者願見多賢進廟廊
玉潭山房呈劉鈍菴年兄

執法郎官清且要平生所學莫相違危言在
我忘榮辱直道從人定是非門下薦為金馬

客殿中新補袞龍衣十年不負青山約今日
同君望翠微

承鉞菴兄雪夜見訪

故人夜泛剡溪舟來扣禪湖雪滿頭君子威
儀能自屈野人雞黍可相留匆匆別意雙蓬
鬢戀戀交情一敝裘明日西風吹劍珮五雲

回首即神州

送蔡雙南

吾良記得少年時曾未多情送有司君子迺

來肯善政野人今日始能詩即看車轍行前
卧便見民心去後思貧薄一生懷厚祿高才
無負

聖明知

送鄭崑東

今日送君君可知送君之去怕來逢若非惠
德乎吾已安得民心似此時天濶九重瞻日
近春風一面占花期謳歌盡是扳轅者野老
相從亦賦詩

送王方麓大行

百年家世似朱陳兒女於今又結親華玉山
中來走馬白龍潭上送行人一朝事業功名
世十載未麻我作鄰分手便為千里客故園
桃李隔江春

又用韻送余廣文謝職歸閩

天喪斯文子在陳所居上下不相親豈思今
日同袍者猶似當年伐木人黃菊老為彭澤
友紫陽家占武夷鄰東君莫問花開落花落

花開總是春

子丑兩歲我未同日皆遇雨

去年風而又今年蓍笠蓑衣體更便以道狗
身常力食與民偕樂有公田窮通在我惟安
命早滯逢時不怨天但得貧家醅并水咲顏
長到埽堂前不必捧檄
後喜也

送彭西巖赴江西任

山中昨日始聞鶯今日逢迎舊友生感慨百
年同此席交游四海盡浮名儒官墨綬歲何

晚梓里黃花秋自明
簡相洪都大開府知若
作賦使人驚

送許四濱赴海鹽學訓

聞道美夷寇海城
君今到海真談兵
廣文官

舍清如水夜半閉門不使驚

時海賊寇郡邑
居民甚擾當事

者又失鎮靜將釀成大患詩意及之

從軍

海島諸夷寇海城中
丞守禦民兵父母妻
子各離散遠村近村
聞哭聲中有結衣入

路依頭急走不回顧
如今官府重負人只
管差貧不差富長鎗
短刀僅隨身都是犁
鋤耨種人太平何曾
經戰鬪真想生還見
鄉鄰國家壯士猛如
虎四時調習又知武
安爲守食己有年却
負饋財作高賈吾聞
此語心悲酸安得從
軍見上官境外之憂
尚可慮境內之民當
遣安小儆不須動大
衆千人爲人竟何用
南陽諸葛存草廬益
獲可擒以可銀當今
武備已不脩西封每
塵

有旰食東南財賦民力竭三邊戎馬急徵求
邊上戎馬非不足束手無為食窮粟邀功買
寇仇咸寧胡虜長驅入函谷

天朝上宇百萬里提封不盡四海止丙魏為
相充國將操爾小醜何足數今人但言兵不
強一人死命百莫當但恐賞功非死命軍中
田之氣不揚紕袴子弟常掛印掛印將軍先
受命糧裹煖酒雪山下玉帛招之不出境何
如士卒同甘苦勵氣巡城夜五鼓一朝便下
七十成勢如破竹不可阻後今起者多前聞
一知此意亦能軍莫使于戈擾天下願祈功

業園凌雲

孤鳳行

孤鳳行義介澹黃先生也介澹有子名
其生三年而其母見有介澹之母育之
其子長与介澹齊名今為書邑師矣中
歲介澹介澹母先後卒養其子孝思不
已為之作是詩也始言所處高潔而失

特也早次言父五母道而育成也久又
言人品出類出家不苟父母不得睹其
終終言遭際不偶薄祿有道君子安命
俟時其中不遷焉

鳳皇棲高岡噦噦一何宜朝飲沆瀣液暮宿
琅玕枝春風長離翎三年夫其雌長鳴扶飛
維冲照入天池五色備文繡六德充心脾不
与凡羽摩德見随天鏡一為河閭巢再為虞
廷儀無道嗔於鹵有道鳴於岐回翔後審視

四顧覽德輝風木委餘泚冰霜凌鷦衣滂皇
在中野怒號來鴉鴉弄指琪樹館斤鷄同藩
籬鴻鵠尚高騫所遭貴者時一息九萬程圖
南亦可期時命苟不至養羞竟何為

五月五日

五月五日佳節未速客適逢今日回既晚風
塵四千里且傾蒲酒三万杯我志欲排青瑣
闥君恩未下黃金臺但看西鬢生銀髮四十
年時老已催

寄唐四泉水部

朔風吹雪雲欲垂風前別意把君危三千路
入黃金闕只尺天遠白玉墀好種桃花依日
月還分春色向茅茨自從一識君玉面夢裡
常瞻龍鳳姿

與君相別大江頭執手丁寧再繫舟前去風
波猶恐惡後來蹤跡已難留白雲片片空懷
土明月娟娟獨倚樓劍佩自隨天上客塵埃
無處覓丹丘

下潞河七日沮風遇舊時交游
百里交津幾日行南風何意滯歸程小航腰
折陶元亮遠道時窮沈步兵正欲傍花諧世
俗不妨沽酒共春情白雲紅日心何在渭水
江南西處生

訪玉陽兄於荆溪別墅沮風雨一首
荆溪雪夜意如何風雨今朝興更多村徑自
宜乘尺舫野人常慣著漁蓑且開獨酌臨秋
水還用微吟答棹歌前路去君應不遠莫教

良會又蹉跎

遊善拳沮風雨而還以詩訂九雉王兄

勝地何年得勝遊一番風雨又淹留神仙洞

府人雖到野老清狂興未休赤壁夢隨玄鶴

化青山期與白雲儔但令地主能要客雪夜

重來日子敵

送沈青崖

君乘小舫下東吳碧水紅蓮滿鑑湖試看虎

丘山上月清光夜夜照姑蘇

蟬桃歌

盤龍堰上有黃金白玉二山余近卜居

白玉而黃金山則史大夫朝重舊第也

大夫與余同為諸生後令筠連有美政

以及乃公壽臻九十歲遂老今其年亦一

週甲子矣人謂父子皆有德行故富貴

多男多壽也其子道文造山中清余言

以申孝祝余固願聞親壽者况二子皆

岸彦大夫與余戚友哉

方應魁

白玉山頭種桃樹黃金山下仙人住東風二月
桃花開白玉山人持酒來山人來祝仙人
壽仙人壽此松栢茂西王母獻瑤池觴南極
籙展長生章仙人對花且高歌歌罷雲和醉
如駝仙人誰不愛此花此花生在仙人家仙
人誰不愛此酒此酒惟是仙家有桃花開
三千年常如今日醉花前蟠桃實熟三千年
千歲常如今日醉醉來洗盞還更酌仙人今
始遇花甲

荆溪似李質齋年兄

白髮休憐老歲華青尊常在野人家占君且
汲中泠水到此同烹湯羨茶世路險夷俱是
客春風桃李自開花明朝我欲乘流去安得
當年海上槎

金壇尹苟和溪僧泛月訪余因閉門不得入留詩而去次答三首

白玉山人長閉關久無蹤跡到人間茅菴不
住飛仙駕雲水閒情自性還

詩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方應魁

禪定何人夜扣關雞鳴犬吠白雲間無歸去
但知音者但得琴心且自還
野老推開利欲關姓名不到縉紳間候門若
識君侯面繫住鳴騶不放還

許四濱分教鹽城作刑教輯送之

孟河子曰教与刑皆聖人治法唐虞司徒教
職也士師以刑弼之本末輕重有等先後緩
急有序周以下其實亡矣秦漢至於今不可
復言德禮之化治者趣近功則德感者久而

難成劫者變而易民畏其上莫敢不服也上
曰莫是安且便也天下遂入於刑治日非亂
日滋其弊也仲尼孟軻賈育操朴儀秦建
鼓不能使韓非申不害屏息却走矣昔者聖
人治天下与其民相膏以甘相忘以死民啼
率然後有教教帟率然後有刑去教非道自
然也去刑非心得已也教以輔道刑以輔教
教成而刑措而民不傷昔者聖人立教以五
品盡天下之人以五典盡天下之道司徒詔

之軌父子親君臣義昆弟級夫婦別朋友信
立者各得其道則教成矣天下復何事是故
刑措而不用其生也順其死也安民復何爭
是故安養生全而其民不傷後世刑能使人
畏也教不能使人從也刑之用實而教之用
虛耳故有終身學也者道不知及諸身任也
者政不知行其學教之無實也久矣

國家大司成掌成均之教聃天下學官具內
領職於宗伯天下學官布列郡縣有長有佐
有儒行者居之具外受成於臺憲覈其教功
三年而進退其職教也如今莫詳矣三代之
英士無一人焉五教之敷不以實德責士五
刑之用不以生道殺人士者強記誦工文詞
執此遇主司取天下名位人得志而已是故
教失其職士乃無本取非所教天下乃無士
士無本去安得治法天下無士去安得治人
天下大惑耳法所在者聖人可也何舍其教
其不可何取於刑刑之實幾許倍於古教之

實一不存於今此之謂不知所先後其本亂
而未治者否矣是惑也伊誰不知刑踰實則
民命日促教及實則民德日新蓋教之不從
而繼之刑乎不從教而失刑与不先教而刑
之者皆非聖人之法吾意聖人之法可行以
其時莫如今日以其地莫如鹽城以其人莫
如吾許子以其言莫如子之行一族也許家
教者日矣節義忠孝聞諸朝稱諸里井者累
數世無間子之職教也其身可以為士先蓋
戒寸多美材先正善教猶有餘遺在人口耳
發其機甚速識其端而推廣之甚易易唯職
事在下而權衡在上

聖人在天子位久於其道而天下之化可成
此固其時也而幾在一轉身今日進墨淵一
人或六德士也明日進藩臬一人或六行士
也又明日進郡縣一人或六藝士也非其人
不進非是人者進不大任三進足以風移天
下矣其為士者朝聞而夕愛不必畏之刑而

後是夫是德禮為教禮樂為俗唐虞三代為
治子姑行吾言以待上之風庶幾不虛其職
若曰禮樂謙讓而不違則吾与子且不能為
貴有儀秦操打建鼓於仲尼孟軻之門

送親父月山呂先生榮任序

益河子曰

天子一人照膺天下以統於上其精神運用
惟通其心於天下而已通其心於天下幽廣
微曲不能盡如其所欲乃思其所以變通之

法然後求助於學道之士假之位權以濟其
所不及天下學道之士又無所因以進媚於
上而巖穴之間与

天子勢分懸絕故凡士之欲進必由於科貢
二途天下自藩臬至於有司取其人以充職
業量其材而任之上下體統盡其經緯之道
是以天下無小大為民無衆寡事無遠近巨
細之故存人心者務与之通達無間夫然後
天下大同政不殊而俗不戾

天子始能以一人運乎四海之士以有道具
得進身欲為天下熙熙其人民以統於
天子其可不以學於聖人者求其本體推而
措之以盡吾職業哉是惟可與知道者言也
呂希有吾里中者知其學聖人之道嘗有得
於其心不得進於科目故其學造詣益深其
道踐履益熟其心混然處於物積累之久察
識其存我與非在我有及為之渾者俾令不
得與天地萬物一本流貫其胸中了了非一

日矣今貢於

天子之庭試所學於鈴曹發其心之蘊道義
足以該事理有適於用擢汝漳副車二千石
二千石古天子列侯也得以宰制其民宣布
上意而通其心於庶邦者呂希有之雖不專
政一面以平生所得之心相與佐理此心之
得以通於天下而無所拂逆於我何哉存不
用非吾心之物入之蓋吾心所得於天其中
本無一物異時復還太虛亦不能夾持一物

以去用是經營擾雜累天下所可欲皆將取
而納之囊中則方寸幾微充塞無餘以是心
求与天下相通必其窒礙不可得况舉天下
物亦無盡哉又未必盡得於我以充吾所欲
則亦徒為賊心言道若病渴者之索飲飲愈
多而渴病愈甚竟以渴而斃不悟耳知道之
士豈皆昧此不明此心溺於渾見安於習俗
相尚得此以為儕輩皆欲出其下矣何
天子求助於我欲通其心以照膺天下而我

乃毆其人民奪其所欲使斂手於我懷忿蓄
怨歸於

天子是之謂求通其心而反失之者也吾士
人所學其道果若是乎否今日
天子以科貢進我做之位權使臨其民而我
當若是乎否呂若必於並付之初終始一照
能令此心無不了了者言可以告諸來矣
何東郊墓表

京口世醫家何氏与錢氏並名君諱溥字宗

德幼隨父懸壺諫壁諫壁東去湖郭二十里
許遂號東郊居士何自集受

仁皇眷遇以醫學相傳至君幾世矣君能讀
黃帝書及潔古以下方案故療人多諸醫不
治之疾醫家多不讀書讀書讀方案者亦不
究心當否讀黃帝素問書通徹奧而操縱
周令如意嘗見游特湯天氏君三人而已游
楊二子誠不可及若用心視人死生如存已
一不得當則早夜思惟至癡寢食內鮮脉理
外審方藥疾不去不已此游楊不及君處君
所處游輩或不盡知也近世以醫巫為小技
而攻是業者數聞按方取俸中以射利耳時
非古昔則古昔之氣未盡劉喪人所受病不
過風寒着氣而已如有人一時感冒取麻黃
發散之類故醫不入儒流而占巫師並言後
世氣已漓散七情六慾交攻所生而邪入為
主神及聽役疾病非古而醫之所係重輕亦
与古異矣即如

君父者疾寄醫人一及掌之間死生立愛此
為重野何如豈可不用儒者究心其學必讀
黃帝書灼見至理藥定潔古以下方案措心
應手然後於臣子之心無憾乎君惟醫家者
流至於心所存注專在起人死病水無愧所
業利非所計也者少多危疾君三治而三起
之嘗就藥君家有無嗣餌方士藥極攻省者
諸君君以為蛇毒鍼出膿血化為蛇形有患
股漏數十年不治者諸君君為虫疽以槐皮
貼漏孔灼艾虫出長尺許而愈者所見二事
甚奇亦醫書所不載醫所不料其他活人之
功濟人之德誌已詳之君卒明年君奉
天子命出使東國卧病尼丘鄒嶧之間其子
來采芝狀乞表君墓強疾書此以發芝者歸
奉壽少司寇景山錢老先生乃公思竹翁
序文

盛氣在天地間千數百年而一會者會於一
世者其時熙皞君聖臣良百姓安和草木鳥

獸蕃息者會於一家者父母俱存兄弟既翁
女義婦聽子孫衆才賢而著顯者會於一人
者聰明特達富貴壽考其若此古今載籍所
存人者百不十二焉家者千不十二焉世者
一再見而今時則然矣吾於景山先生乃公
之壽考之乃公思竹翁踰大耋且二歲也食
飲起居不減壯強去人之年不必其殊希耆
其至希耆未必能強健強健或歛於所資以
為養或是俱得備而其子孫未必貴貴而未

必至於二卿長貳累膺

封拜與金紫徜徉林樾即有之之子或負貴
氣者驕心失襁褓戀戀之故智而視其親寒
暖肥瘠不能如父母之視吾在襁褓中則其
親雖壽亦不過占歲月徒勞其所日而已景
山先生天性純孝自入宦家宰郎南補銀臺
迎養今長廷尉復求南部貳卿便省思竹翁
為壽則其戀戀不捨真若赤子在襁褓者不
殊耳聞其家居寢食必呼弟文學若率其婦

子奉朝夕於思竹翁獨俟進所欲凡可以致
其親之喜無不由盡以先生之貴且孝乃公
壽且備福固父母所樂而不得過人子所願
而不可必合二者觀之存乃公則盛氣會於
一人者存先生則盛氣會於一家者揆時占
數天地間此氣磅礴流行發育萬物必其大
有歛蓄然後充積致盛今時得天地盛氣於
其一家錢氏也徵於其一世
天子也宰相也

昭天子在位三十八年今年元相嚴公壽八
十秉政君臣歷年我
國家未之前聞嘗謂太平輔世之瑞徵於先
生乃公又合併以見矣豈非天地盛氣所會
鍾哉古惟成周之世君臣齊賢民物悠久天
下泰和山川孕毓生人皆度百歲文武尚矣
具間召公百八十歲李耳踰二百歲然後出
函谷關後世莫及也今

天子春秋鼎盛萬壽無疆則若嚴相召公乃

公李耳其人矣夫天地盛氣聚散係於一人
洪荒以來之氣發於周自周以下其氣復歛
洩既久且極矣是以盛氣之會必於今日驗
之庶物靈芝甘露嘉禾瑞麥玄兔白鹿所白
者之天下何等令盛也龍又嘗讀禮而聞養
盛氣之說其在四時則夏也夏令曰毋刈藍
毋積灰毋合戶刈藍則傷母以弱子積灰則
聚陰以奪陽合戶則向晦以消明於此無所
過寒戕賊者其養盛氣之道乎然慮其衰者
欲其盛遂其盛者思其亢亢而不已必至於
衰故又在保護搏節柔其氣而專之則盛者
不亢矣此道也思竹翁取之以養盛於其身
景山先生取之以養盛於其家者

君者相取之以養其盛於天下天下常治家
寢昌思竹翁不老久於盛世竊睹靈長之道
即席賦廬山高一首送南華兄魚東一齋
社長

廬山高高幾許千丈萬丈入穹宇古有君子
今仰止仰止高山在吾子吾子功名他日垂
光照青史十洲一駕駟雲駛持酒三忠情未
已飄飄劍佩西風裡故鄉物色誇彼己丈夫
當場貌黃綺伊周事業亦蹴蹴宇宙中浩挺
獨存無所倚夫之不憂得不喜君不見造化
播弄如傀儡古今豪雄可屈指其時在我奮
然起上則致君弘化理其時不在我當否下
則悠悠安出處又不見白雲在天水在地雲
行水流本無意何不任自然之遭際磊磊落
落落布四體盡吾分內事不負平生志十載
憐君多道義千里送君少情思同袍故人四
方去長安車馬行相繼再歌廬山高千丈萬
丈巔可至何時与君振衣成一醉發吾胸中
浩然氣道德兮功名兮富貴兮人生百歲總
如寄

与汪静齋水部孫坦史金吾集戊己山亭
一酌醉興漫書壁間紀事

容成小甲週天地惟有納音歸戊己戊己一
中造化分始終大業無窮已當年禹鑿龍門
荆天潢一瀉萬餘里元氣直上趨南岷濟子
一決崑崙從自時中原日消歇豐沛再從入
淮泗肇生我

祖荆洪基金陵湖土盡寰宇燕幽古東為朔
方平陽蒲坂堯舜自醫涸連阜洮海阻南北
對峙兩天府安平正有兩都河昔年河流蕩
齊鹵

帝遣神工總禹鑿今日望鎮水制土淮渭崑
崙占岷嶓一脉流通亘今古萬年千載長如
今共工不能觸女媧不須補靜齋水部吾鄉
英雄或山中日當年高才望策靜如山醉後
狂歌更起舞
國家東西南北安如磐石之固文武同心昌
運祚相逢且盡客中興我道
君恩真相負

孟河子曰張湫適在南北兩都之中昔年河

決於此運漕大艱尋復脩循故道當時築土
為此山名曰戊己蓋以土制水之義竊謂此
唯一說也六甲戊己居中屬土或取義不止
克水昇天地大氣必起自西北故古來賢聖
迭興氣行漸移東南三代以下歷朝帝王與
名人君子南看勝過北地矣漢高起豐沛一
時豪傑類佐誅秦感項之功自豐沛再來淮
泗受盛哉一神武直窮漠庭祖崛起一掃封醜漫開天地文明定鼎金陵

非志偏安也南居大夏文明之位焉
文皇帝天縱神武直窮漠庭乃都朔方以為
天下居重馭輕之勢若任城安平之間誠兩
都旅彙初有重臣屯鎮以控南北承平既久
此義不存祇為運道策置無虞而已故但謂
戊己以土克水不論天地中央土為四方樞
紐矣我朝以土德王亦以土元居北其位屬水建土
制之茲可不思其義哉

